

京 劇

# 一 疋 布

中國京劇院文學組 編輯



北京寶文堂書店

## 編輯說明

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結束後，中國京劇院曾經整理了一批“小花臉戲”和“玩笑旦戲”。演出後，各地劇團（尤其是群眾業餘劇團）需要劇本者甚多，供求不能適應，因此選擇了一些比較優秀的劇目，編輯出版，以供各地劇團參考。

這些戲，各有其不同的風格，也有其共同的特點；特點之一，就是語言生動，詞彙豐富。正由於此，台詞中往往摻雜了一些地方土語、諺語、歇後語以及諧音和轉音語，此外還有一些是根據過去風俗習慣或前輩藝人們在台即興創作沿留下來之“喂”。這類台詞，對於一般讀者來講，有時從字面上很難理解其意義所在。因此，在編輯工作上，儘可能地查明出處，做了一些必要的注釋。

演出本只是經過初步整理，其中尚有若干缺點；注釋工作也未必完全準確。這些，都希望能够得到指正。

中國京劇院文學組

## 前 記

《一匹布》是一齣流傳很久的民間小戲。它~~以極其誇張~~表現手法，顯示了傳統鬧劇的獨特風格。

故事梗概：不務正業的張古董，從妻子沈賽花手中哄騙過來一匹布，拿到街市去賣。他在路上遇着盟弟李天龍，才知李因喪妻無力續娶，以致不能得到岳父王老戶的丰厚財物。張古董異想天開，竟將妻子借與李天龍，希圖騙取財物。一對假夫妻到了王老戶家中，財物雖然到手，却被留下過夜。第二天，張古董找上門去，大鬧不休，于是一同成訟。不料縣官竟把沈賽花斷與李天龍為妻，張古董人財兩空，當堂出丑。

這個劇本是中国京劇院三團的演出本；由演員孫威或整理。

中國京劇院文學組

## 人 物

|      |     |     |
|------|-----|-----|
| 張古董  | 沈賽花 | 李天龍 |
| 驢夫   | 王老戶 | 李 寶 |
| 四合老店 | 二差役 | 四衙役 |
| 書 吏  | 驢夫官 |     |

張古董 (內聲) 啊哈!

張古董上。

張古董 (數板)

起(讀解)南——

起南來了一婦人，

身穿藍布褂，

腰系青布裙。

左边挽(讀免)起了左边这半边，

右边不挽右边那半边，

問她为什么挽起了左边这半边，不挽右边那半边？

皆因是左边这半边有紐有襻，故此挽起了左边这半边，不挽右边那半边。

問她为什么不挽右边那边半，挽起左边这半边？

皆因是右边这半边无紐缺襟，故此不挽右边那半边，挽起了左边这半边。

左半边，右半边，边半，半边。

（念詩）越热越出汗，越冷越打战，

越穷越没有，越有越方便。

在下張古董。自幼素无正业，买攢儿卖攢儿<sup>①</sup>为生，是我插圈弄套儿矇个媳妇儿。前几年还不错，这二年可坏啦，买卖也不好，混得一点儿辙都没有啦，前些日子打发我媳妇儿住娘家去啦，心想减点儿挑费吧，咳，没想到，昨儿晚上又回来啦。噫！我想起来啦，昨儿她打娘家回来的时候，胳膊窝里头挟着一捲布。有咧，回头我把她叫出来，花言巧语把她那布骗到我手，变卖銀錢先吃饭，就是这个主意。——我说家里呀，家里呀，街坊的大闺女，安人，贱内！——哪儿去啦？喝！唉！

沈赛花暗上，坐下。

張古董 我说……（見妻）有呀，一声儿没言语你就出来啦？

沈赛花 哟！这么大人出来，你会没瞧见哪！

張古董 噫！我说你还象啊？

沈赛花 哟，我怎么刚出来就不象啦？

張古董 想你们妇道人家，讲究是“三光”。

① 买卖旧物，必须急售以免极压本錢者，謂之“买攢儿卖攢儿”。

“攢”乃聚处之意，亦可做“蹀”，即指急买急卖。

沈赛花 什么叫“三光”啊？

张古董 头光、地光、火光。清晨起来梳完头，你倒是洗洗脸哪！

沈赛花 洗脸？你们家有水吗？

张古董 那个……没有水，你弄个手巾擦擦也是好的！

沈赛花 啊，我没有那么擦过。

张古董 地，怎么没扫出来呀？

沈赛花 扫地？你们家有笤帚吗？

张古董 嗯……这……火你应当把它撬上吧！

沈赛花 撬火？你们家得有煤呀？

张古董 没有煤？

沈赛花 啊，没有煤。

张古董 没有煤……你“擞”出来在那儿搁着，我瞧着也是痛快的呀！

沈赛花 我没有那么“擞”过。

张古董 家里呀，我昨儿晚上做了个梦，你知道不知道？

沈赛花 我说，你这不是费话嘛！

张古董 怎么啦？

沈赛花 你做梦，我怎么会知道哇！

张古董 对啦，我不说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办，我说出来，你给我圆解圆解。

沈赛花 嗯，你说出来，我给你圆解圆解。

张古董 昨天我睡到三更半夜，就听见“克叉”一声。

沈赛花 怎么啦？

張古董 房梁折(讀蛇)啦!

沈賽花 哎呦! 当家呀!

張古董 怎么啦?

沈賽花 快点儿瞧瞧去吧!

張古董 瞧什么啊?

沈賽花 米罐子里头一定是沒有米啦!

張古董 房梁折啦, 碍得着米罐子里的米什么事儿?

沈賽花 你不知道嗎?

張古董 啊。

沈賽花 世上“三梁”相連哪!

張古董 哪“三梁”相連哪?

沈賽花 房梁、地梁、口粮, 你梦见房梁折啦, 米罐子里头一定沒有米啦!

張古董 噢! 这就是“三梁”相連? -

沈賽花 哎。

張古董 要是梦见房梁折啦, 米罐子里就沒有米啦。

沈賽花 对啦。

張古董 要是梦见房椽子折囉, 醋罐儿里头沒有酱油嘛吧?

沈賽花 你别跟我“打牙漏嘴儿”<sup>①</sup>的, 我还没吃饭哪!

張古董 没吃饭?

沈賽花 没吃饭哪!

張古董 你几儿吃的飯哪?

~~~~~  
① 即說笑話。

沈赛花 我几儿吃的？我还是初五吃的哪！

张古董 初五吃的？

沈赛花 哎。

张古董 那你等十五再吃吧！

沈赛花 干什么？

张古董 逢五才能进一“食”<sup>①</sup>哪！

沈赛花 还得儿二一添作五哪，甬跟我说这个，我饿着哪，拿饭来，我得吃饭。

张古董 我说你凭什么跟我要饭吃哪！

沈赛花 有呀！你瞧多新鲜哪，想我们妇道人家，嫁汉嫁汉为的是穿衣吃饭哪。

张古董 噢，到我这儿就撑啦！

沈赛花 怎么啦？

张古董 娶妻娶妻为的是挨饿忍饥。

沈赛花 我没有那么忍过，拿饭来我得吃饭。

张古董 嘿，家里呀！

沈赛花 嗯？

张古董 你不是要吃饭吗？

沈赛花 啊，我得吃饭。

张古董 那容易。噢，我跟你打听点事儿。

沈赛花 什么事啊？

张古董 昨儿个你打娘家回来的时候，我瞧你胳膊窝里挟着

---

① “食”与“十”谐音，“逢五进一十”是珠算口诀。



一捲白花花的，那是什么？

沈赛花 啊，那是得儿布。

张古董 噢，是布啊！

沈赛花 布怎么着？

张古董 不怎么着。

沈赛花 布怎么着？

张古董 我不怎么着哇！

沈赛花 你瞧，又得儿不怎么啦又！……

张古董 她不理我这碴儿啊！——家里呀，你不是没吃饭哪  
吗？

沈赛花 嗯，没吃饭哪！

张古董 我这儿也饿着哪，这么办，你先把这个布借给我，咱们变卖了银钱先吃饭，等着我缓开这一步儿，我再还你，  
你瞧怎么样？

沈赛花 哼，那可不行。

张古董 怎么着？

沈赛花 那是我妈给我做裤子汗褙儿的，我不能借给你。

张古董 不要紧哪，等我缓过这一步儿，我再给你买好的呀！

沈赛花 嗯，不借嘛。

张古董 你借不借？

沈赛花 不借。

张古董 不借？

沈赛花 嗯。

张古董 不借，不借你可知道阴七阳八呀！

沈賽花 什么叫阴七阳八呀？

張古董 想你們老娘儿們为阴人。

沈賽花 我阴誰啦？

張古董 唉！阴阳之阴哪！

沈賽花 噢，阴阳之阴。

張古董 过七天准死。

沈賽花 哦，七天准死。

張古董 我們老爷儿們为阳人。

沈賽花 “洋”人，哪国的？

張古董 什么哪国的呀，阴阳之阳。

沈賽花 噢，阴阳之阳。

張古董 餓八天才能死哪！

沈賽花 噢，八天才死哪。

張古董 到七天你死啦。

沈賽花 啊。

張古董 太爷我还活着哪！

沈賽花 嗯。

張古董 把你的布拿到大街，变卖了銀錢，我吃我喝我玩我  
乐。你那魂灵儿……

沈賽花 嗯？

張古董 干瞧着活不了。

沈賽花 別管你怎么說，“排不(上声)”<sup>⊖</sup>你怎么說，說出太

---

⊖ 任凭之惠。

天来，太太我也是不借。

张古董 你真不借？

沈赛花 嗯，不借。

张古董 太爷我还有拿手哪。

沈赛花 你还有什么拿手哇？

张古董 祖传三代为“控倒饱儿”。

沈赛花 哟，什么叫“控倒饱儿”啊？

张古董 我要是控上陈食来呀，三年都不饿。

沈赛花 噢，是呀，那么你控控我瞧瞧。

张古董 你不借？

沈赛花 嗯，不借嘛。

张古董 你瞧瞧。（将身朝下倒控起来）哇，哇……

沈赛花 噢，饱啦？

张古董 饱啦。哇……

沈赛花 好受吗？

张古董 不大得滋味儿。

沈赛花 哎哟，快点儿起来吧。

张古董 哎！

沈赛花 嗨！

张古董 哎？

沈赛花 瞧你也怪可怜的。

张古董 哎。

沈赛花 等着。

张古董 哎。

沈赛花 借给你吧。

張古董 哎！

沈赛花 等着我給你拿布去。（取布。）

張古董 还是老娘儿們不行，三言两語的，布就算归我啦。

——拿来啦？

沈赛花 拿来啦。当家呀，你瞧这是什么？

張古董 这是布啊。

沈赛花 給你，拿去吧！

張古董 哎，怎么着，当啦是卖啦？

沈赛花 现在用錢的时候，干脆，你把它卖了得啦。

張古董 对，还能多卖两錢儿。我走啦！

沈赛花 哎……当家呀，真个的，瞧咱們家什么都没有。

張古董 噢。

沈赛花 把这布卖啦，咱們家还得买点儿什么呀。

張古董 买什么呀？

沈赛花 嗯！先买它一百斤大米。

張古董 一百斤米，对，先买吃的要紧。

沈赛花 一百斤面。

張古董 哎，一百斤面。

沈赛花 叫它五百斤煤球儿。

張古董 五百斤煤球儿。

沈赛花 五百斤硬煤。

張古董 五百斤硬煤。

沈赛花 再买它五百斤劈柴。

張古董 五百斤劈柴。

沈賽花 你再打，再打它五斤油。

張古董 哎。

沈賽花 五斤醬。

張古董 哎。

沈賽花 五斤醋，五斤……

張古董 对，反正有卖布这个钱不咧<sup>①</sup>。

沈賽花 哎呦当冢呦，瞧瞧你混得成什么啦。

張古董 就说是哪。

沈賽花 你得换换季呀。

張古董 对，我先来什么呀？

沈賽花 你先来个袍子。

張古董 我来个袍子。

沈賽花 换个褂子。

張古董 换个褂子。

沈賽花 呦，买顶帽子吧。

張古董 买顶帽子。

沈賽花 瞧瞧这双鞋。

張古董 哎。

沈賽花 你再买双鞋。

張古董 对，反正有卖布的这个钱。

沈賽花 哎呦，当冢呀！

~~~~~

① 不在乎的口气。

張古董 哎。

沈賽花 你瞧瞧我“湮合”<sup>①</sup>得成什么啦？

張古董 那怎么着哪？

沈賽花 我也得添点儿什么不是。

張古董 你添什么呀？

沈賽花 我——我先打付鐲子。

張古董 要赤金的？

沈賽花 包金的吧。

張古董 是啊！沒有錢的時候。

沈賽花 哎，給我打付鉗子。

張古董 打付鉗子。

沈賽花 哎，耳挖子。

張古董 耳挖子。

沈賽花 扁簪子。

張古董 扁簪子。哎，趕着我明白，你就全說吧。

沈賽花 得啦，當家呀，沒有錢的時候，湊合点儿吧。不要  
什么啦。

張古董 不要什么啦？

沈賽花 不要什么啦。

張古董 把这布給你，我还是“控倒飽兒”。

沈賽花 哎，你怎么不用啦？

張古董 我說，你这个布值多少錢哪？

---

① 即被折磨得糟旧之意。

沈賽花 还不值个千儿八百的吗？

張古董 你穷瘋啦，哪值那么多錢。

沈賽花 当家呀。别听我这么一說，你呀瞧什么着用的，买点儿得啦，先吃飯要紧。

張古董 对对对，我走啦。

沈賽花 你走哇？

張古董 不用关门啦，我这就回来。

沈賽花 一会儿就回来！

張古董 哎。

沈賽花 当家呀！

張古董 干什么呀？

沈賽花 我饿着哪！（F。）

張古董 恶呀！我瞧你就长得不善。——怎么卖呀！借块板子，摆个摊儿。唉！这一个布，还摆得哪門子布摊儿呀！  
喂，我就吆唤好热布，哪儿有刚出鍋儿的布呀！我就吆  
唤“布味”！喂！——喂，布味！

内 声 卖布的！

張古董 哎！

内 声 什么色儿的呀？

張古董 白的。

内 声 不行，我要紅的。

張古董 紅的？

内 声 哎。

張古董 沒有。

內 声 沒有不要囉。

張古董 不要不要吧！——哎，布味！

內 声 哎，賣布的！

張古董 哎。

內 声 什麼色兒的呀？

張古董 白的。

內 声 正好。

張古董 哎。

內 声 打正當間兒，給我撕塊包腳布。

張古董 啊？打中間兒撕塊包腳布？

內 声 啊。

張古董 我不那麼賣。

內 声 那不要啦。

張古董 你愛要不要。——哎，布味！

內 声 (女聲) 賣布的！

張古董 是個堂客。——哎，布來啦！

內 声 啊，不來啦？

張古董 布來啦！

內 声 不來，不來就得兒罷啦！

張古董 你听哎，她叫賣布的，我說“布來”啦。她說“不來”，不來就得兒罷啦！咳，想我張古董，好不命苦也！

李天龍 (內) 走哇！

李天龍上，和張古董相碰，立即返回。



張古董 有呀，“河漂子”<sup>①</sup>啊。——哎，回来，回来，回来！

这不是把弟李天龙嗎？

李天龙 哎呀，張大哥！

張古董 是我呀！我说你怎么混成这样儿啦？

李天龙 唉！再休提起，只因我家着了一把天火，烧得片瓦无存，只落得这般光景！

張古董 你瞧，这是怎么話儿说得哪！哎，今当大比之年，何不进京赶考哪？

李天龙 无有銀錢，焉能进京赶考啊！

張古董 你丈人王老戶是个大財主，跟他借去呀。

李天龙 我岳父言道，等我娶妻之后，把我簪环首飾、四季衣服、銀子二百兩。如今他不能把我呀！

張古董 有这么些錢，你何不再續一房哪？

李天龙 无有銀錢进京赶考，哪有銀錢娶妻呀！

張古董 可也是呀！哎哎哎，兄弟，那你不会借一个嗎？

李天龙 哎，世上只有借銀子借錢的，哪有借妻的呀！

張古董 哎，比方說有人把妻子借給你，你應該怎么謝候人家哪？

李天龙 若有人將妻子借与我？

張古董 哎。

李天龙 簪环首飾、四季衣服俱是那女子的，銀子二百兩，我們平分一半。

---

① 曹其一圓頭就回去了。